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 第二回 救書生姻緣巧就 遇強徒妻妾相逢

話說朱綸見強人追趕，飛馬逃命，約已跑去十餘里，終是強盜馬快，看看將要趕到。朱綸正當危急，見山凹之中有一個小小莊子，也不管是甚麼人家，急急下馬，往內就跑。跑到裡邊，只見一男一女，正在中堂閒講，見朱綸跑進來，一把扯住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怎麼望我內裡亂走？」朱綸嚇得話也說不出道：「小生朱綸，上京會試的，在此經過。遇了強盜，後邊迫來，望二位救我一救！」那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且避到裡面去，待我打發」言之未已，強盜已到，趕進門來要人。那一男一女齊道：「你們是何人，幾時把人交我？卻來問我取討！」強人道：「方才我路上追來一頭行貨到此，忽然不見，馬匹現在你門首，怎麼白賴？想是你活得不耐煩，敢來虎口中奪食麼？」惱得那兩人道：「你這班強盜，我不尋你，便是你的造化了，你敢上門來欺人麼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各提棍棒相迎。戰至十數合，強盜見手段高強，賣個空，跑回山上去了。

那兩人見他逃去，也不去追趕。

你道這兩人是誰？原來姓許名雄，女人就是他妻子何氏。

他丈人何武，自幼少林出身，十八般武藝皆精，江湖出名的響馬，做起一個小小家業。只生一女，妻子去世，也未續娶，守此女兒長大，招贅許雄為婿，便將一身本事盡傳與女兒女婿，後來年老身亡。許雄執掌家業，也生一女，名喚巧珠，愛如珍寶。見家中頗頗過得，雖學了丈人的本事，卻不肯學丈人所為，安分守己，絕無外務。因有本事，卻也不怕人，故在山凹之中造幾間小屋居住，錢銀另藏一小洞之中。久欲招一女婿，因未有中意的，且山凹中誰肯招來，故巧珠年已十六，尚未受聘。

那夜忽得一夢，夢見一人將一粒明珠送來，他便給女兒收藏。

忽又見一青龍從天而降，到他女兒房中，取出此珠，昇天而去。

女兒正要去搶，忽又見一女子天上降下，同了女兒從龍上天去了。覺來大以為奇，說與妻子。那知妻子所夢，也是一般。正在奇異，不想朱綸跑進，也無暇想及。

直至殺退強盜走進，只見女兒在內慌慌張張走出來告訴父母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朱綸驚慌逃避，一直跑進巧珠房中，望巧珠牀上就躲，適值巧珠睡著，牀被他跨上，夢中驚醒，吃了一嚇，見一少年郎君，急急推他下來。朱綸情極，愈覺躲進。巧珠無奈，只得自己爬起身來，到外邊向著爹娘告訴。二人忽然稱奇道：「莫非夜來所夢，就應在此人身上？方才這強盜的相貌，與夢中送珠的一般般，此生是他追趕而來，卻又姓朱，豈不與那送珠相合？夢中送與女兒收藏，他又卻好跑到女兒房中，莫非與女兒有姻緣之分？」何氏道：「只是後來被青龍取去，女兒追去，又有一女子來，一同相隨上天，不知是如何解說。」

許雄道：「他方才說過上京會試的，看他小小年紀，相貌又好，已經中過鄉榜，將來富貴可必。青龍取去，或者就應在他身上。」

只那一個女子，來引我女兒同去，此卻不知何兆。我和你且去喚他出來，細細問他一番，再作計較。

夫妻二人便同到女兒房中。只見那生還在女兒牀上打顫，見有人進來，他本虛心之人，愈覺望內亂躲，口中還連連叫「救命！」許雄見了，反覺好笑，道：「強盜已去了，不要驚慌，好好下來講話。」朱綸聽說，方走下牀來，還戰戰兢兢，連忙跪下，口叫恩人不絕。許雄即忙扶起道：「強盜趕去，何足為恩，不須跪謝。只是你卻不該跑到我女兒房裡來，躲在牀上，這卻如何說法？」朱綸道：「實是一時嚇昏，那裡曉得令愛的房。失誤有罪，還望恩人原諒。」許雄道：「你且安了性，將家鄉籍貫細細說與我知道，再作商量。」朱綸道：「小生家住浙江紹興府，父親曾作禮部尚書，母親受過皇封浩命，不幸相繼去世，只有小生一人，名喚朱綸，幸中新科三名經元。今帶一老僕進京會試，不想行至前途高山之下，忽被一箭將老僕射倒，跌下山窩之中，不知死活存亡。小生飛馬逃來，已被追著，若非恩人相救，此時性命難保。此恩此德，不知何日得報！」

許雄道：「我那裡望你的報。只我女兒尚是閨女，被你非親非戚之人跑入房中，藏在牀上，在你雖係情急，出於無心，外人知道，叫我女兒如何為人？我今有算計，你若順從，彼此無虧；若不依從，叫我怎得甘休！」朱綸道：「小生性命亦係恩人所救，尚有吩咐，焉敢不從！」許雄道：「不瞞官人說，咱家雖居荒山之中，祖上原是舊家，只生一女，年已二八，尚未適人。」

今日官人不期遇合，必係天緣，願即將小女奉侍箕帚，以免今日嫌疑。」朱綸道：「蒙恩人救了性命，又欲將令愛許配，此真天高地厚之恩，感之不荊但恨小生命薄，家中已娶過妻子，不敢有負令愛，望恩人相諒。」

許雄聽了，半晌不言，心中想起夢中所見女子同女兒上天，分明應在他家中妻子身上，此是天定姻緣了，隨對朱綸道：「你家中既有妻子，富貴的人，三妻四妾，亦是常事，我女兒就與你做個次室也罷了。」朱綸明知妻子妒心兇惡，斷不能容，我今受他大恩，又誤他女兒，豈不恩將仇報了？然又不好明說，只得再三推辭。此實朱綸一片真心不肯負人處，誰知許雄不知，反大怒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我看你也不中抬舉，走你娘的路罷！」

咱有了女兒，怕抬不出一個女婿麼？只看你行李盤費俱無，如何去得？前面還有強盜，誰人再來救你！」朱綸見他大怒，又所言一些不差，此事他來逼我，不是我去騙他，且權時允從，到京再作去處，因對許雄道：「恩人且息怒，非是小生推托，只恐有負令愛，心實不安。既蒙不棄，情願奉命，一到京會試後，定當遣媒行聘，擇日迎娶便了。」許雄道：「你既允從，便是至親，何必行此世俗惡套？從來山中無曆日，擇日不如撞日，你我今日不期遇合，逢凶化吉，便是大利之日了。媽媽，快與女兒梳妝拜堂，早完花燭。過了三朝，好待官人上京應試去。」

何氏與女兒便一面梳妝，一面就去收拾合歡酒席。朱綸起初只道許允了，慢慢成親，還可挽回，不想即日就要拜堂，欲再推托，又恐許雄著惱，只得聽從。不一時，堂前點起花燭，何氏就扶出女兒，與朱綸同拜天地祖先，然後夫妻對拜，送進洞房。擺下合歡筵宴，夫妻對坐。且說朱綸起先雖見過巧珠，彼時正在驚慌要命之時，何暇去看他相貌。今已心定神安，偷眼將巧珠一看，見是一個絕色女於，比妻子更勝幾分。況兼秦氏妒忌為心，凶毒成性，雖有夫婦之情，終被畏威阻興。今巧珠本有十分姿色，朱綸見了，竟如天仙下降。飲罷合歡，彼此寬衣解帶，一夜恩愛，自不待言。

且說許雄，明日就問了女婿老僕的相貌，一路尋到高山之下。原來那老僕馬上跌下，跌到山窩之中。那山窩有萬丈之深，人若跌下，一萬個也不能一個活的。誰知老僕命不該死，卻好跌在一棵樹上，樹枝勾住衣服，不曾跌下，要上來卻也不能。

老僕心上也打點餓了幾日，終歸於死。不想許雄尋來，聽得山窩內有人叫喊，急急望下一看，知道必是老僕，便將繩索放下。

老僕大喜，結在身上。許雄力大，一扯便起，老僕起來，連忙跪拜。許雄扯起，回到家中，喚出女婿一認，果是老僕，悲喜交集。

倏忽又是三朝，許雄備酒請新婿，又當送行。朱綸到此，正在新婚得意之時，反有留戀難捨之意。且知妻子十分妒忌，不知後會還可有日，雖係生離，其實死別，欲要不去，又因旨意嚴急，不敢有違。那一夜恩情，正是千般歡喜，萬種憂愁。

到次日起來，看巧珠難捨難分。倒是巧珠，雖是女子，終是英雄之種，對著丈夫道：「郎君此去，功名為重，莫以妾為念。」

不過數月間隔，後邊相敘之日正長。只數日前妾月經正淨，恐已得孕，望郎君留一信物，庶不負此三宵恩愛。」朱綸道：「行李都被強盜劫去，身邊並無一物，奈何？」巧珠舉眼一看，見丈夫身上結著一個玉鴛鴦，便來解去，道：「即此可為信物矣。」朱綸因是妻子所付，本不敢與他，但此時正在情深分手之際，也忘妻子的利害，只得聽他解去。

外邊飯已停妥，朱綸雖吃不下，只得同眾人吃了一碗。許雄取出鋪程行李，叫老僕收拾好了，又將銀五十兩贈為盤費。

又見他主僕二人，一老一幼，甚是懦弱，此去尚有幾日山路，恐還有響馬出沒，放心不下，對妻子道：「此去路還險，倘復遇

響馬，他二人如何抵敵得來？不若留女兒看家，我和你同送入官塘大路，便可放心前去。」何氏道：「官人說得有理。」

便吩咐了女兒一番，四人一同上路不題。

且說那前人追趕朱綸的強盜，姓章名俊傑，還有一個胞兄，各俊英，兄弟二人在山東路上打家劫舍，已經數年，敘集嘍囉也有數百人。那日章俊傑追趕朱綸，被許雄殺敗，逃歸山上，告訴哥哥，要領全山人馬下來復仇。只因俊英三日前劫了一個客商，倒被他射了一箭，箭瘡未愈，過了三日，方得平復，便同兄弟帶領嘍囉，來到許雄莊前，打進門去。正值許雄夫婦送朱綸去了，只巧珠一人在家，雖有些本事，卻不防備，被俊傑趕進，一索捆翻。見他家中並無財物，又不見這一男一女，便道：「且將那女子帶來山上，他若不來取討便罷，若來取討，不怕不來送死。」隨一片鑼聲，帶了女子上山，見他生得十分美貌，便要他做押寨夫人。只兄弟二人，皆未有妻，俊英說？

「是兄弟的來頭，理應歸於兄弟。」俊傑又說：「哥哥尚未有嫂，兄弟怎好先娶？」正在你推我讓，忽見嘍囉報上山來，說？

「南邊路上一乘轎子，隨著數人，飛奔前來。小的特來報知。」

俊英大喜道：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這轎內必是個女子。且將此女鎖閉內房，我與兄弟快去取來！」俊傑隨將巧珠鎖閉後房，著兩個嘍囉門外看守，自同哥哥下山迎去。果見一乘轎子抬來，轎夫望見，留下轎子，飛跑逃去了，兩個家人，一個小丫頭嚇倒在地。俊傑趕上，一齊殺死。俊英便將轎簾扯去，見轎中果是一個少年美貌女子，喜不自勝，就向轎中扯出，背上山去。

你道此女是何人？我且先將此女的來頭敘明再表。原來此女不是別人，就是朱綸的秦氏正夫人。你道他安居在家，因何到此？原來他為了聖旨，勉強放丈夫進京，心上卻又存著許多疑忌，似乎丈夫瞞著他在路上嫖妓，又似乎瞞著他娶妾，又似乎到了京中，在哥哥衙門吃酒，眾丫鬢彈唱勸酒。心上想著，就如看見真的一般，菜飯也無心去吃，睡夢也不得安寧。正是他的妒心極誠，也就驚動了睡魔神，將朱綸在山東的事，竟見之秦氏的夢中。就是朱綸與巧珠做親一夜，秦氏忽夢見丈夫，同一美貌女子拜堂飲酒，上牀同睡，又見丈夫將他的玉鴛鴦贈與那女子，心中又氣又惱，忽然跳起大罵：「負心的賊，瞞我做的好事！快快還我鴛鴦來！」醒來卻是一夢。又想：「既有此夢，必然有此事。」連忙喚起小丫頭、老僕婦，細細與他說了，還氣得暴跳如雷，立刻要趕到京去，與他吵鬧。僕婦勸道？

「日之所思，夜之所夢。這夢怎麼好作得准？況相公出門未久，何來有女子親近？就有此事，我丈夫必然阻擋。小姐不必多疑。」秦氏道：「無此事，那有此夢？你丈夫與相公終是主僕，他既喪了良心，何能阻擋！快與我喚起家人，速速叫船，我就要起身趕去，不必多言！」一面就收拾行李，將房門封鎖，交與老僕婦在家看守。外邊之事，原各有家人經營，吩咐開明帳目，回來查算。即日早晨同了兩個家人，一個小丫頭下船起身。又因水路遲緩，過了揚州，便叫了轎子、牲口，連夜要趕，不想趕到山東，即遇俊英兄弟，殺了家人、丫鬢，搶了秦氏上山。

俊英大喜道：「天送兩個美人來，與你我做押寨夫人，豈不是姻緣注定！快備香燭，今晚一同做親。」俊傑也甚歡喜。

正打點要做親，忽又有伏路嘍囉來報：「有一上任的官員，帶領家小前來。小的正要來報，不想他聞了二位大王之名，轉到山後小路去了。看他行李甚重，不可錯過。」俊英道：「既如此，將這女子也鎖閉後房。我與兄弟再去取了來，一同做慶喜筵席！」

不表那二人領了嘍囉下山趕去，且說秦氏送到後房，只管啼哭，欲尋自刎巧珠見了，反來解勸道：「女娘，既到此地，哭也無益，須要從長算計。」秦氏道：「有甚算計，惟死而已！」巧珠道：「事到危急，自然拼得一死。幸得強人不在，或可商量，何必遽爾輕生。」秦氏方住了哭，抬頭一看，反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此女分明與我夢中所見的一般，待我且問他是誰。」

因向巧珠道：「多蒙相勸。但不知你是何人，因何也關鎖在此？」巧珠道：「奴家就在山北居住，爹娘有十分本事，連奴也略曉一二，諒這兩個強盜，何足道哉！只因事起倉促，被他捉來，鎖住在此。他要想我順從，正是夢中說夢哩！」秦氏道：「你爹娘既有這般本事，因何被他捉來，又不來取討相救？」巧珠道：「有個緣故？又因前日有個上京會試的舉人，在此經過，被強盜追趕，趕至我家求救。我爹娘殺退強盜，救了那生。因那生驚慌，躲入我房中，爹娘把奴許配與他。成親三日，即便起身上京。爹娘又恐路上有阻，親送出山，留奴一人看家。不料此盜帶領多人趕到我家，未及防備，為彼所獲。」秦氏聞說，正合夢中所見，便急問道：「那舉人是何處人？可曾有甚留記麼？」巧珠道：「是浙江人，有玉鴛鴦留記。」秦氏聽說，一發是了，又急問道：「玉鴛鴦可在此麼？」巧珠就向身邊取出道：「現在此間。」秦氏接來一看，果是自己之物，身邊取出一對，卻是一雙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果是我家的！」心中大怒，竟要發作出來，一想身在賊巢，孤身無助，且聞巧珠說有多少本事，正思量脫難，只得將一番怒氣忍耐住了，以待有了出頭之日，再與算帳。

且說巧珠見他身邊也取出一個鴛鴦來，卻是一對，又聞說是他家的，便急忙立起身來道：「你莫非就是我朱郎的秦氏大娘麼？」秦氏見他直說了出來，便道：「奴家正是。」巧珠連忙跪下道：「原來就是我大娘，不知因何至此，被盜所劫？」

秦氏急急扶起，瞞過了吃醋趕來之事，只說：「哥哥在京為官，寄來信接我同官人一齊進京一會。因官人要緊先行，奴家隨後趕來。不想夫婦俱逢盜劫，丈夫幸遇你家相救，奴家不知可能脫難否？」巧珠道：「大娘放心。奴自有脫難之法，必然與大娘一同出去。倘或不幸，奴與大娘便同一體，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。目下不到危急，切勿輕生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果好。只是強盜那能容我逃脫？」巧珠道：「大娘且安心守著，看我隨機應變，或者邀天之幸逃得脫，也未可知。」

言之未已，強盜早已上山，擄得金銀首飾不計其數，又搶得兩個閨女，是那官府的女兒，只是生得奇丑不堪。俊英道？

「這兩個女子，只好叫他服侍那兩個美人。」隨即開進後門，就要與秦氏、巧珠成親。嚇得秦氏號陶大哭，又死又活，倒是巧珠止住，對強盜道：「我兩人被擄到此，料想不能飛去。在奴原是生長在山，既蒙不棄，情願順從。他卻是宦家之女，宦家之婦，豈肯甘心順從？我方才再三相勸，已略有允意，但須緩緩再勸，在我身上，包管順從。今日若要逼他成親，必然傷命，豈不可惜！」俊英道：「小娘子言之有理。賢弟今日且先做親，愚兄就遲幾天也罷了。」俊傑道：「哥哥既遲幾天，兄弟怎好先做！」俊英笑道：「不妨，愚兄現有兩個應急的在此。

方才兩個丑女，到是千金閨秀，賢弟權讓，難道兩個當不得一個麼？」說得大家大笑。俊傑就要巧珠出去拜堂，巧珠道：「慢著，我還有話，要講明方好拜堂。」你道巧珠說甚麼話？正是：明知不是伴，事急計相生。要知巧珠如何講明，且看下文回分解。